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3年2月27日至4月4日

议程项目2和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关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相关有害做法所致侵犯和践踏人权
以及污名化情况的研究报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关于消除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的第47/8号决议提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报告中述及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和践踏、弱势群体人权受到的不利影响以及影响其脆弱性的因素。人权高专办的结论是，需要作出更多努力，包括更全面地收集数据和进一步开展研究，以便从各个方面更好地认识这一复杂问题。人权高专办建议采取多项行动，如制定全面的预防框架。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47/8 号决议对以下状况表示关切：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导致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杀害、残割肢体、焚烧、人口贩运中的胁迫行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污名化，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和白化病患者等弱势群体遭到的侵害尤甚，并且这些形式的暴力行为往往不受惩罚。理事会就此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各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组织一次专家磋商，以帮助人权高专办编写一份研究报告，说明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所致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污名化的情况，并为现有联合国机制的进一步行动提供参考。
2. 本报告系根据第 47/8 号决议提交。人权高专办根据该决议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和 19 日在日内瓦组织了专家磋商会议，来自秘书处和相关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际人权机制、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专家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参会。
3. 为编写本研究报告，除专家磋商外，人权高专办还向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征求书面意见。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共收到 24 份答复，其中会员国答复 5 份。可在人权高专办网站上查阅非机密的答复材料。¹ 人权高专办还审查了近期的调查和研究。
4. 尽管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都存在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² 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 疫情)期间，此类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行为增多。³ 妇女，包括老年妇女、丧偶妇女、残疾妇女和白化病患儿的母亲受到的影响尤甚。关于各类人权受侵犯情况的数据未得到充分和完整的报告，并且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实体。由于此类事件的隐秘性，更难以进行系统的追踪。虽然存在获取数据方面的困难，但 2009 至 2019 年期间，仍收到了关于 60 个国家的至少 2 万名受害者的报告。⁴
5. 据报告，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受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影响的地区、发生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的地区⁵ 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所处的环境，包括在实施重新融入举措的过程中，⁶ 更经常发生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据报告，冲突、不稳定、社区间敌对和国家当局的缺位令此类行为增多。⁷ 在一些国家，巫术指

¹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2/call-submission-written-contributions-elaboration-study-situation-violations>.

² A/HRC/37/57/Add.2, 第 68 段。

³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Albinism/COVID-19_and_Harmful_Practices.pdf.

⁴ 见 <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ie-albinism/witchcraft-and-human-rights>, concept note on the elimination of harmful practices.

⁵ 巫术指控往往涉及癫痫、疟疾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健康问题。

⁶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 “Breaking the spell: responding to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gainst children” (January 2011), pp. 10 and 12.

⁷ A/HRC/30/59, 第 57 段。

控成为引发群体间武装暴力的最主要诱因。⁸ 在另一些国家，民兵“相信”少女有能力用裙子拦截火器的射弹，于是让她们上战斗前线，而更年长、有更好装备的民兵，即便配有自动武器，也被安排在战线的最后方。⁹

6. 在一些国家，被列为巫师就等同于被判处死刑。¹⁰ 因为受害者害怕被报复以及缺乏执法层面的对策，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往往不会受到惩罚。¹¹ 犯罪者包括亲属和当地社区成员等个人，有时还包括政府安全部队或非国家武装团体。¹² 由于对巫术的信奉渗透于社会各阶层，警察和法官有时也会受到影响。据报告，这导致了调查和起诉犯罪者方面的懈怠。¹³

一. 国际人权框架

7. 对于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导致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污名化，可适用多项国际人权文书¹⁴ 中多项条款确定的规范。这些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行为大多涉及平等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生命权、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人身自由和安全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以及儿童不受任何形式暴力侵害的权利。¹⁵

8. 以下人权机制对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表示关切：禁止酷刑委员会、¹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¹⁷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¹⁸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¹⁹ 移民工人问题委员会、²⁰ 儿童权利委员会、²¹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²² 人

⁸ A/HRC/23/49/Add.2, 第 39 段。

⁹ 开赛地区局势国际专家组的会议室文件，第 63 段。

¹⁰ A/HRC/11/2, 第 43 段。

¹¹ A/HRC/41/42/Add.2, 第 47 段；A/HRC/14/24/Add.3, 第 91 段。

¹² A/HRC/11/2/Add.3, 第 49 至 51 段。

¹³ 国际助老会，“Using the law to tackle accusations of witchcraft: HelpAge International’s position”, 2011, p. 6。

¹⁴ 这些文书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各项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¹⁵ 例如，《儿童权利公约》第 2 条、第 19 条、第 24 条第 3 款和第 37 条规定了关于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包括与巫术有关的有害做法的框架。另见 A/HRC/37/57/Add.2, 第 32 段。

¹⁶ 例如见 CAT/C/KEN/CO/3, 第 35 和 36 段。

¹⁷ 例如见 CEDAW/C/NPL/CO/6, 第 18 段；CEDAW/C/VUT/CO/4-5, 第 20 和 21 段；CEDAW/C/IND/CO/4-5, 第 20 段；CEDAW/C/PNG/CO/3, 第 27 和 28 段。

¹⁸ 例如见 CERD/C/BEN/CO/1-9, 第 29 段。

¹⁹ 例如见 E/C.12/AGO/CO/3, 第 25 段。

²⁰ CMW/C/HND/CO/1, 第 26 段。

²¹ 例如见 CRC/C/GHA/CO/3-5, 第 37 和 38 段；CRC/C/NGA/CO/3-4, 第 67 和 68 段。

²² CRPD/C/ZAF/CO/1, 第 18 段；CRPD/C/KEN/CO/1, 第 19 段。

权事务委员会、²³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²⁴ 多个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包括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²⁵ 老年人享有所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²⁶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²⁷ 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²⁸ 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²⁹ 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³⁰ 以及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³¹

9.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应承担有效应对有害做法这一核心义务，因此，对禁止歧视、要求消除基于尊卑观念的偏见和做法、确保平等的财产权、确保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以及要求废除有害儿童健康的传统做法的条款³² 的保留不符合这两项公约的目标和宗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十八条第 2 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 51 条第 2 款也禁止作出这种保留。³³

10. 经修订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将巫术指控列为有害做法。两个委员会指出，这些有害做法往往伴有暴力，并造成身体和(或)心理上的伤害或痛苦。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远不止直接的身心影响，这种伤害的目的和后果往往是阻碍人权的承认、享有和行使。两个委员会还强调，有害做法对受害者的尊严、身心和道德完整、发展、参与、健康、教育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负面影响。寻求正义的受害者往往面临污名化以及再次受害、被骚扰和可能被报复的风险。³⁴

11. 应当指出，与巫术指控有关的有害做法涉及暴力行为和有害的歧视，个人或群体会受到这种歧视的负面影响，包括身体、心理、经济和社会伤害和(或)暴力，他们充分参与社会或发挥和实现全部潜能的能力也会因此受到限制。³⁵

12. 关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必须指出，虽然对巫术的信奉本身受《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保护，但可以针对任何有害的表现形式对该权利施加合法限制。³⁶ 在这方面，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强调，“绝不能为

²³ 例如见 [CCPR/C/CAF/CO/3](#)，第 19、20、23 和 24 段。

²⁴ 例如见 [A/HRC/46/6](#)，第 103.138 段；[A/HRC/29/12](#)，第 96.72 和 96.73 段。

²⁵ 例如见 [A/HRC/49/56](#)，第 15 至 17 段；[A/HRC/40/62/Add.3](#)，第 103 段。

²⁶ 例如见 [A/HRC/42/43/Add.2](#)，第 46、48、53、96、97 和 98 段。

²⁷ 例如见 [A/HRC/14/24/Add.3](#)，第 2、88、89、91 和 115 段。

²⁸ [A/HRC/45/8/Add.1](#)，第 62 至 67 段以及第 126 段。

²⁹ 例如见 [A/HRC/25/58/Add.1](#)，第 40 至 42 段以及第 58(e)段。

³⁰ 例如见 [A/HRC/23/49/Add.2](#)，第 31 至 40 段以及第 64 至 66 段；[A/HRC/41/42/Add.2](#)，第 47 段。

³¹ 例如见 [A/HRC/41/33](#)，第 28 段。

³²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第五和第十六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19 条和第 24 条第 3 款。

³³ 经修订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14 段。

³⁴ 同上，第 85 段。

³⁵ 同上，第 16(b)段。

³⁶ 《公约》第十八条第三款。

严重伤害被控施行巫术者的行为进行开脱”，并且“如果有人援引宗教或信仰自由权来支持迫害和惩罚被控施行巫术者等有害做法，此时显然可以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适用加以限制”。³⁷ 大会还强调，必须解决为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其他相关文书的目的而滥用宗教或信仰的问题。³⁸ 正如专家磋商会议强调的，文化权利不应被用于为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正名。

13. 各国在防止与巫术有关的杀害方面的尽责义务要求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可用措施预防此类犯罪，包括积极打击有害的陈规定型观念，并起诉和惩罚犯罪者，包括私人行为者。³⁹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将与巫术有关的杀害行为列为仇恨犯罪，这要求各国针对可能与巫术有关的杀害行为采取额外的法律、调查、量刑和保护措施。⁴⁰ 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指出，巫术本身不应被定为犯罪，但应将巫术指控有关的仪式攻击和有害行为定为犯罪。⁴¹

二. 对人权的不利影响

14. 巫术指控往往是为了谋取私利，以寻找替罪羊的方式来解释不幸和不利事件。⁴² 许多案件是出于经济和个人动机，受嫉妒、贪念、个人好恶、嫉恨、对抗或报复心理驱使。⁴³ 据报告，在巫术盛行的国家，在选举前和选举期间对白化病患者肢体的需求会增加。能够负担这些高价肢体的商人和社会中的有钱人被认为是仪式攻击的煽动者。⁴⁴

15. 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包括白化病患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被贩卖者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特别容易遭受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导致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在大多数相关国家，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尤为严重地受到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的影响。⁴⁵ 许多幸存者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社区和国家，以寻求保护。⁴⁶ 此外，一些人

³⁷ A/HRC/25/58/Add.1, 第 40 至 42 段。

³⁸ 大会第 63/181 号决议, 第 16(c)段。

³⁹ A/HRC/37/57/Add.2, 第 33 段; A/HRC/11/2, 第 57 段。

⁴⁰ A/HRC/37/57/Add.2, 第 28 段。

⁴¹ A/75/170, 第 11 段。

⁴² 见 Claire Princess Ayelotan, “Interpretation of Mark 9:14–26 and child witchcraft discourses in transnational Yoruba Pentecostalism: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Practical Theology*, vol. 15, No. 6, (2022) 以及 <https://www.met.police.uk/advice/advice-and-information/caa/child-abuse/faith-based-abuse/>.

⁴³ A/HRC/23/49/Add.2, 第 35 段。

⁴⁴ A/HRC/24/57, 第 29 段。

⁴⁵ 见非洲儿童政策论坛, “Uncovering our hidden shame: addressing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nd ritual attacks in Africa” (2022), p. 11。

⁴⁶ 国际律师协会, ‘Waiting to Disappea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Albinism* (June 2017), p. 12。

权维护者因公开反对这些有害做法而面临遭受相关社区成员和从此类做法中谋利者攻击的危险。⁴⁷

16. 被控施行巫术者的亲属的人权也常常受到侵犯和践踏。⁴⁸ 被控施行巫术者的子女往往会受到这种影响，虽然他们并不会在特定时间直接受到指控，但可能由于自己的家人是受指控的“巫师”而遭受迫害。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基于申请人与“巫师”的关系给予他们难民身份。⁴⁹ 虽然国际人权机制似乎并未明确处理因与被控施行巫术者的关系受到牵连的问题，但必须监测相关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并就保护方面的空白提出关切。

妇女和女童

17.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在一些国家，受长期存在的父权制规范影响，妇女的角色被局限于生育，对妇女和女童的巫术指控以及她们因此受到的社会排斥等有害做法被合法化。⁵⁰ 据报告，受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影响，丧偶妇女、无子女或未婚妇女更有可能被控施行巫术和受到系统性歧视。⁵¹ 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包括老年妇女、残疾妇女、白化病患儿的母亲、土著妇女、⁵² 少数群体妇女和低种姓妇女、⁵³ 非洲裔妇女以及多元化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特征的妇女。⁵⁴

18. 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控施行巫术。⁵⁵ 被控施行巫术的妇女遭到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殴打、焚烧、剥光衣物、强奸、残割肢体、活埋和杀害。⁵⁶ 在一些国家，这类指控造成了严重后果，有报告就此建议设立紧急程序，用于救助和重新安置可能在社区遭受与巫术有关的暴力的妇女。⁵⁷ 一些国家还以妇女

⁴⁷ 巫术与人权信息网，“21st century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nd persecution” (2014), p. 6。

⁴⁸ A/HRC/11/2, 第 51 段。

⁴⁹ 例如见 *Katabana v. Chairpers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for Refugee Affairs and others*, South Africa, High Court, 14 December 2012, p. 20, 可查阅 https://www.refworld.org/cases,ZAF_HC,539ab5144.html。

⁵⁰ 例如见 CEDAW/C/AGO/CO/7, 第 23(a)段；CEDAW/C/UGA/CO/8-9, 第 21 段；CEDAW/C/LBR/CO/7-8, 第 21 段；以及 CEDAW/C/IND/CO/4-5, 第 20 段。

⁵¹ 见 Olivia Jenkins and Eunice Agbenyadzi, “Evidence review on people accused of witchcraft in Gha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May 2022), p. 5, 以及 Action Aid, “Condemned without trial: women and witchcraft in Ghana” (September 2012), p. 8。

⁵² A/77/514, 第 50 段。

⁵³ 联合国驻尼泊尔办事处，《尼泊尔有害习俗的文献审查》(2020 年 1 月)，第 14 页，以及 Tanvi Yadav “Witch hunting: a form of violence against Dalit women in India”, *CASTE: A Global Journal on Social Exclusion*, vol. 1, No. 2 (October 2020)。

⁵⁴ Khali Mofuoa and Mathabo Khau, “Rethinking constructions of difference: lessons from Lesotho’s Chief Mohlomi’s activism against the gendering of witchcraft”,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vol. 11, No. 1 (April 2022)。

⁵⁵ 非洲儿童政策论坛，“Uncovering our hidden shame: addressing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nd ritual attacks in Africa”, p. 11。

⁵⁶ 例如见 CEDAW/C/VUT/CO/4-5、CEDAW/C/CAF/CO/1-5、CEDAW/C/PNG/CO/3、CAT/C/GHA/CO/1/1、A/HRC/23/49/Add.2、A/HRC/26/38/Add.1 和 CCPR/C/CAF/CO/3。

⁵⁷ A/HRC/23/49/Add.2, 第 89(s)段。

施行巫术或江湖之术为由将她们拘留，并常常以保护她们免受暴民审判为借口。⁵⁸ 在一些国家，由于相关制度未能确保最低限度的正当法律程序，妇女会被送往“巫师营”，并且无法确定她们是否能重返社会。⁵⁹

19. 在专家磋商会议期间，与会者总结了妇女被控施行巫术的多个根本原因，包括父权制、文化信仰以及冲突和贫困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与会者还讨论了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其他因素。例如，继承习俗导致丧偶妇女和一夫多妻制婚姻中无子女或未生育儿子的妻子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丈夫其他妻子生育的儿子或丈夫最亲近的男性亲属将继承土地、房产和其他财产。对财产和关注的争夺、外貌比较以及子女之间的竞争都可能导致巫术指控，并引发出于嫉妒的暴力行为。家庭或当地社区出现的疾病和死亡以及其他不幸事件是导致妇女被控施行巫术和遭到仪式攻击的主要因素。来到当地社区的陌生人/新来者可能是另一个诱发因素。独立和有能力的妇女因其能动性和权利主张也可能被控施行巫术。

20. 据报告，被控施行巫术的老年妇女会遭囚禁、被迫挨饿、忍受伤害性的“驱魔”仪式，如被迫摄入水泥等有害物质、头部被钉入钉子，目的是逼她们承认自己施行巫术，并驱走恶灵。在一些国家，这些妇女被自己的子女、家庭和社区成员抛弃，并且国家往往不提供替代照料设施。⁶⁰ 被列为“巫师”的人极度害怕遭受“猎巫”行为或报复性袭击，她们躲到社区的边缘地带，被迫呆在“安全”的空间，生活条件恶劣。⁶¹

2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强调，各国应打击针对被控施行巫术的老年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包括恐吓、孤立、虐待和杀害以及将她们逐出家门，并确保犯罪者受到起诉和适当惩罚。⁶²

22. 白化病患儿的母亲也因生下白化病患儿而被控施行巫术。⁶³ 在一些国家，与白化病妇女或女童的性行为被认为可治愈艾滋病毒/艾滋病，这导致患白化病妇女被杀害、残割肢体、焚烧、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污名化以及性暴力。⁶⁴

23.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强调，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调查基于巫术指控的暴力侵害和杀害妇女及女童事件，并杜绝今后的类似事件；逮捕、起诉并适当惩罚相关犯罪者；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将巫术指控定为犯罪，同时废除将巫术本身定为犯罪的条款。⁶⁵

⁵⁸ [CCPR/C/CAF/CO/3](#), 第 23 和 24 段。

⁵⁹ [CAT/C/GHA/CO/1/1](#), 第 23 段。

⁶⁰ 见 Friday A. Eboiyehi, “Convicted without evidence: elderly women and witchcraft accusations in contemporary Niger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18, No. 4 (August 2017)。

⁶¹ [A/HRC/41/33](#), 第 28 段。

⁶² 例如见 [CEDAW/C/TZA/CO/7-8](#)、[CEDAW/C/MWI/CO/7](#)、[CEDAW/C/BFA/CO/6](#) 和 [CEDAW/C/KEN/CO/8](#)。

⁶³ [A/71/255](#), 第 48 段。

⁶⁴ [A/HRC/24/57](#), 第 17 段。

⁶⁵ 例如见 [CEDAW/C/VUT/CO/4-5](#)、[CEDAW/C/CAF/CO/1-5](#) 和 [CEDAW/C/MOZ/CO/3-5](#)。

24. 委员会还强调，必须开展面向男子和妇女、社区和村庄首领以及宗教领袖的公共教育方案，以突出巫术指控的负面影响，并提高对此类攻击的犯罪性质的认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提高认识。⁶⁶ 委员会还指出，有必要制定特别方案，应对被控施行巫术妇女的心理创伤、身体伤害、社会排斥和贫困问题，并为受害者支助机构划拨充足的资源。⁶⁷

老年人

25. 在专家磋商会议期间，与会者对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因巫术指控遭到拘留、虐待、暴力、忽视甚至杀害的情况表示关切。老年人的处境特别脆弱，因为痴呆症和其他认知方面的健康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巫术所致。他们的财产也常常因此被没收或销毁。⁶⁸

26. 老年人也因巫术指控遭受囚禁。例如，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在一次国别访问中“震惊地”发现，80岁或以上的高龄老人因巫术指控被监禁，并且刑期非常长。小组委员会强调，将巫术和江湖之术定为犯罪并根据这类犯罪的物证作出裁决的做法是有问题的。⁶⁹

儿童

27. 专家磋商会议的与会者讨论了儿童容易遭受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的问题。与巫术指控有关的虐待儿童行为是一种没有被充分报告的“隐性犯罪”。这种虐待儿童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某一宗教、民族或族裔群体。⁷⁰ 据报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过儿童因被指控为巫师或施行巫术而受到伤害、虐待或杀害的案件。⁷¹ 据估计，在非洲，每年有数十万儿童成为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的受害者，他们的人权遭到严重的侵犯和践踏。被控施行巫术的儿童几乎总会受到身心暴力，并可能遭受更多伤害，包括忽视、无家可归、致残甚至死亡。⁷²

28. 还有报告称，在一些欧洲国家，境内流离失所儿童、难民儿童或新到难民儿童被控施行巫术。在被控施行巫术的儿童需要保护的情况下，一些难民营将所涉儿童及其父母转移到其他地点。在这方面，有报告指出，被控施行巫术的儿童应被合理地视为在特定原籍国面临迫害风险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从而让他们能在另一国寻求庇护。⁷³

⁶⁶ 例如见 [CEDAW/C/AGO/CO/7](#)、[CEDAW/C/TZA/CO/7-8](#) 和 [CEDAW/C/PNG/CO/3](#)。

⁶⁷ 例如见 [CEDAW/C/BFA/CO/6](#)、[CEDAW/C/PNG/CO/3](#) 和 [A/HRC/43/11](#)。

⁶⁸ [A/HRC/42/43/Add.2](#)，第 48、96、97 和 113 段。

⁶⁹ [CAT/OP/BEN/3](#)，第 74 段。

⁷⁰ 见 Nathalie Bussien and others, “Breaking the spell: responding to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gainst children” (January 2011)。

⁷¹ 同上，p. 1，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Children accused of witchcraft.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ontemporary practices in Africa” (April 2010)，p. 1。

⁷² 非洲儿童政策论坛，“Uncovering our hidden shame: addressing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nd ritual attacks in Africa”，pp. iv and 36。

⁷³ Bussien and others, “Breaking the spell: responding to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gainst children”，pp. 15 and 22–23。另见欧洲庇护支助办事处，“Guidance on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March 2020)，p. 23。

29. 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导致的污名化和迫害行为令儿童权利受到多种侵犯，包括酷刑、虐待、遗弃甚至杀害。⁷⁴ 将儿童称作巫师或被恶灵附身的行为也是一种情感虐待。⁷⁵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两项一般性意见中强调，巫术指控，包括“驱魔”行为构成侵犯儿童权利的有害做法。⁷⁶

30. 残疾儿童，包括白化病患者和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癫痫症)或精神障碍(自闭症、唐氏综合征)的儿童、被认为是异常出生的儿童(如双胞胎)、孤儿、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间性儿童、出生后家庭遭遇经济或其他危机的儿童、生活在寄养家庭的儿童、有天赋或不服管教的儿童以及那些爱思考或孤僻的儿童都更有可能被控施行巫术。⁷⁷

31. 最近的研究发现，对儿童的巫术指控可能导致六种不同形式的暴力和(或)伤害，包括严重的心理伤害、身体暴力(特别是为“逼供”而施加的身体暴力)、体罚(从相对较轻的攻击到造成永久性损伤或死亡的极端攻击)、强行使用净化“药物”和程序、逐出家庭和社区、谋杀。

32. 有报告指出，在一些国家，当地社区往往不认为被指控的儿童是受害者。按照当地的信仰，真正的受害者是因巫术行为遭受有害后果的人。一旦儿童被控施行巫术，就不再被视为儿童，而是巫师。⁷⁸ 不仅是家庭和当地社区，就连警察部队也认为对被控施行巫术者的暴力侵害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⁷⁹

33. 巫术指控的受害者往往会“招供”，希望获得饶恕，以免遭受更多伤害。儿童特别容易被迫作出虚假供述。⁸⁰ 据报告，儿童有时会在逼他们承认施行巫术的活动中死亡。⁸¹ 除其他外，这种“供认”也令儿童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被迫“服用净化药物”和遭到遗弃。在一些施行巫术依法应受惩罚的国家，这种“供认”可能导致儿童被定罪。⁸²

34. 被控施行巫术的儿童，即便被迫接受了各种“净化”仪式，也会终生蒙受耻辱。相关儿童在家庭、村庄或社区受到侮辱，无法享有社会支助。他或她很有可能再次受到指控。污名化和歧视会造成创伤以及心理和情感痛苦，也让儿童更难重新融入家庭以及社区的社会生活。⁸³ 在一些国家，大量儿童被父母、大家

⁷⁴ 例如见 [CRC/C/NGA/CO/3-4](#)、[CRC/C/AGO/CO/2-4](#) 和 [CRC/C/GNB/CO/2-4](#)。

⁷⁵ 见 <http://nationalfgmcentre.org.uk/calfb/>。

⁷⁶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29 段；以及经修订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9 段。

⁷⁷ Manfred Nowak,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Study on Children Deprived of Liberty* (2019), pp. 284–285; 儿基会, “Children accused of witchcraft.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ontemporary practices in Africa”, p. 2, 以及 <https://www.met.police.uk/advice/advice-and-information/caa/child-abuse/faith-based-abuse/>。

⁷⁸ 儿基会, “Children accused of witchcraft”, p. 41。

⁷⁹ 同上。

⁸⁰ 非洲儿童政策论坛, “Uncovering our hidden shame”, p. 41。

⁸¹ [CRC/C/NGA/CO/3-4](#), 第 67 段。

⁸² 例如见 [CRC/C/MRT/3-5](#), 关于其他应受惩罚罪行的表格, 第 6 页。

⁸³ 儿基会, “Children accused of witchcraft”, p. 44。

庭、邻居、牧师或占卜者指控施行巫术，并因此流落街头。受到指控、被遗弃并被污名化的这些儿童无法回到学校、村庄或社区。⁸⁴

35. 儿童权利委员会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儿童被控施行巫术，包括加强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并特别注重面向父母和宗教领袖开展此类活动，还要解决贫困问题等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⁸⁵ 还需要提高社区的认识，以防止暴力行为“正常化”。例如，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五岁男孩在仪式杀人中杀死了一个一岁男孩，因为他曾目睹家人同样的行为。⁸⁶

36. 委员会还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执行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迫害被控施行巫术儿童的行为定为犯罪，并将暴力侵害和虐待被控施行巫术儿童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委员会还建议为受害儿童制定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措施。⁸⁷ 在这方面，委员会还强调了民间社会组织以及部落和社区领袖在有效消除巫术指控方面的关键作用。⁸⁸

残疾人

37. 专家磋商会议期间，与会者还强调，残疾人容易受到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并因此遭受歧视、污名化、被剥夺继承权、被驱逐、被逐出家庭和社区、遭受各种暴力，包括殴打、焚烧、性虐待、肢解等残割身体器官行为，以及酷刑和谋杀。

38. 巫术与残疾之间被认为存在双重联系：人们普遍认为，残障是由巫术造成的，并且残疾人本身可能就是“巫师”。⁸⁹ 在这方面，人权理事会承认，残疾人容易遭受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暴力。⁹⁰ 欧洲联盟的欧洲共同庇护制度框架也承认这种脆弱性。例如，2019年，意大利一家法院承认一名来自冈比亚的残疾人受到与巫术有关的威胁，并给予他难民身份。⁹¹

39. 据报告，在一些国家，患有精神分裂症、躁郁症、抑郁症、癫痫症或唐氏综合征的人被认为受邪灵和魔鬼控制，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被囚禁，常常挨饿、被殴打并被铁链拴住。⁹²

⁸⁴ 例如见 [A/HRC/7/10/Add.4](#)。

⁸⁵ 例如见 [CRC/C/COD/CO/3-5](#)，第 30 段。

⁸⁶ [A/HRC/37/57/Add.2](#)，第 37 段。

⁸⁷ [CRC/C/COD/CO/3-5](#)，第 30 段。

⁸⁸ [CRC/C/AGO/CO/2-4](#)，第 54 段。

⁸⁹ 见 Nora Groce and Julia McGeown, “Witchcraft, wealth and disability: reinterpretation of a folk belief in contemporary urban Africa” (2013)。

⁹⁰ 人权理事会第 47/8 号决议。另见 [CRPD/C/ZAF/CO/1](#)，第 18 段，以及 Brigitte Rohwerder, “Disability stigm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研究学院(2018年5月)，第 11 页。

⁹¹ <https://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italy-refugee-status-granted-gambian-citizen-affected-serious-mental-illness>。

⁹² 见人权观察社, “*Like a Death Sentence*”: Abuses against Persons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in Ghana (2012), 以及欧洲庇护支助办事处,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 Medical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Report* (August 2021)。

40.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以下情况表示关切：残疾人，特别是白化病患者和有心理或智力障碍的儿童遭受极端形式的暴力侵害，包括绑架、杀害和针对巫术的攻击，以及缺乏预防这些罪行、保护受害者以及起诉犯罪者并将其定罪的措施。⁹³

41. 据报告，在一些城镇地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残疾与巫术间存在联系，城镇“巫医”宣扬这样一种观念：个人和家庭如果以虐待、残割或杀害残疾人的方式举行仪式或献祭，就可以在社会中和经济上获得成功。据报告，一些媒体和教会强化了这种观念。这种认为残疾人受到了“诅咒”的观念也可能导致家庭抛弃或孤立残疾儿童和残疾成年人，令他们无法获得教育、社会服务及卫生保健服务，迫使他们向灵性治疗师而不是卫生服务提供方寻求帮助。⁹⁴ 残疾人也更有可能遭受与巫术有关的“逼供”行为，尽管他们未曾施行巫术。⁹⁵

白化病患者

42. 在专家磋商会议期间，与会者讨论了白化病患者这一残疾人群体面临更多脆弱性的问题。⁹⁶ 在一些国家，受迷信、巫术或两者的共同影响，一些虚假信仰信奉白化病患者的身体外观。据报告，与巫术有关的传说导致了严重的边缘化、社会排斥和人身攻击。针对白化病患者的相关有害做法包括杀害、残害、强奸、盗墓、人口贩运和贩运肢体。⁹⁷

43. 很难评估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实际在多大程度上侵犯了白化病患者的人权。由于巫术仪式的隐秘性、受害者及其家人无力和(或)不敢报告此类事件以及白化病患者协会监测侵犯人权行为的能力有限，很难核实此类案件，这导致此类攻击未得到充分报告。⁹⁸

44. 在一些国家，白化病患者的肢体被认为具有神奇力量，能够带来好运，如果受害者在切割肢体的过程中尖叫，这些神奇力量会变得更强大，因此受害者经常被活活切割肢体。儿童更容易遭受这种仪式攻击，因为儿童的天真无邪被认为可以增强这种神奇力量。此外，他们很容易被抓住，在被攻击时无力逃脱。⁹⁹ 据报告，这些肢体不仅在当地被使用和交易，而且经常被跨境运往存在此类需求的多个国家。¹⁰⁰

45. 据报告，足球队、摔跤手和音乐家都曾使用白化病患者的肢体举行仪式。据报告，类似的做法也会被用于赢得选举、获得工作或晋升、或取得商业成功的目的。

⁹³ CRPD/C/ZAF/CO/1, 第 18 段。

⁹⁴ Nora Groce and Julia McGeown, “Witchcraft, wealth and disability: reinterpretation of a folk belief in contemporary urban Africa”, p. 20.

⁹⁵ ActionAid, “Condemned without trial: women and witchcraft in Ghana”, p. 8.

⁹⁶ A/HRC/49/56, 第 14 段。

⁹⁷ Ikponwosa Ero and others, *People with Albinism Worldwide: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June 2021), p. 2.

⁹⁸ A/HRC/24/57, 第 9 段。

⁹⁹ A/HRC/24/57, 第 21 段。

¹⁰⁰ 同沐阳光基金, “Children with albinism in Africa: murder mutilation and violence. A report on Tanzania with parallel references to other parts of sub-Saharan Africa” (2012)。

的。¹⁰¹ 一些民间社会组织称，在选举前和选举期间，对白化病患者肢体的需求往往会增加，令白化病患者在这些时期面临更大风险。¹⁰²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呼吁缔约国：“确定并应对暴力攻击的驱动因素和模式，包括与选举有关的周期性风险”。¹⁰³

46. 有人曾指出，“巫术指控是难民署在难民保护方面面临的最严重问题”。¹⁰⁴ 难民署在其关于与被迫流离失所的残疾人携手并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白化病患者经常被孤立，并面临重大的保护风险，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¹⁰⁵ 多个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寻求庇护框架也承认白化病患者的脆弱性和保护需求。在这方面，欧洲庇护支助办事处在《关于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指导意见》中强调，由于原籍国的情况和白化病患者的个人状况，他们可能面临遭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包括杀害、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可能构成迫害的严重歧视和污名化。¹⁰⁶

47. 此外，庇护支助办事处关于尼日利亚的国别指导意见强调，白化病患者、被控施行巫术者和担心遭到仪式杀害的个人等多个弱势群体可能需要保护，可以给予他们难民身份。¹⁰⁷ 例如，一名患有白化病的尼日利亚妇女被指责为导致其部族中多名男子死亡，她逃离尼日利亚后，法国给予她难民身份。法院考虑到，尼日利亚存在与白化病有关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传统和习俗，以及该国缺乏对白化病患者的保护措施，因此法院认定，她返回尼日利亚后会面临遭受迫害的真实风险。¹⁰⁸ 比利时、加拿大、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西班牙、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都有白化病患者获得庇护的案例记录。¹⁰⁹

48.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两份类似的来文中注意到，白化病患者被残割肢体。第一位患有白化病的受害者 X 先生在灌木丛拾柴时被砍掉了左臂。此事被报告给警方，但没有进行任何起诉。¹¹⁰ 在第二份来文中，受害者称，他 12 岁时被一名男子用砍刀攻击，被夺走三根右手手指。缔约国对这一罪行展开了调查，三名家庭成员被拘留并被送上法庭。次年，检察长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指控。¹¹¹

¹⁰¹ A/71/255, 第 44 段。

¹⁰² A/HRC/24/57, 第 28 段。

¹⁰³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残疾儿童问题工作组关于白化病患者状况的第 19/2022 号决议。

¹⁰⁴ 见 <https://www.unhcr.org/news/latest/2009/4/49dcbeb72/aid-worker-calls-action-protect-child-witches-abuse.html>.

¹⁰⁵ <https://www.unhcr.org/publications/manuals/4ec3c81c9/working-persons-disabilities-forced-displacement.html>, pp. 12 and 20.

¹⁰⁶ <https://eua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ASO-Guidance-on%20MPSG-EN.pdf>.

¹⁰⁷ <https://euaa.europa.eu/publications/country-guidance-nigeria-october-2021>.

¹⁰⁸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Albinism/A-75-170-Addendum.pdf>, p. 15.

¹⁰⁹ 国际律师协会，“*Waiting to Disappea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Albinism*, p. 25.

¹¹⁰ X 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案(CRPD/C/18/D/22/2014)，第 2.2 段。

¹¹¹ Y 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案(CRPD/C/20/D/23/2014)，第 2.4 至 2.6 段。

49. 这两起案件的受害者指出，大多数白化病患者遭暴力侵害的案件存在有罪不罚的特点，因为坦桑尼亚当局认为，白化病患者与巫术有关联，虽然社会中仍存在许多偏见，但巫术已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文化习俗。在这方面，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指出，缔约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有效、全面和公正地调查并起诉犯罪者，也没有采取任何相关预防或保护措施。因此，委员会认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未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多项条款规定的人权义务，包括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五条以及关于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十五条规定的义务。委员会回顾了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的建议，并要求缔约国确保国内立法充分和明确地将使用人类肢体从事巫术相关活动的做法定为刑事犯罪。

50. 非洲联盟关于制止对白化病患者的攻击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行动计划(2021-2031年)强调问责以及预防和保护等其他工作的重要性。该计划强调需要改进刑事司法，呼吁成员国调查、起诉和惩罚犯罪者，努力提供补救，并确保相关程序的期限不超过三年；设立专门法院，划拨充足资金，并简化法院办事程序，以解决和快速处理白化病患者特别关心的问题；审查、修订或废除以及执行确保平等诉诸司法机会的法律；向受害者和幸存者及其家属提供支助服务，无需等到用尽法律补救办法和完成相关程序，也不必考虑相关案件的判决结果。¹¹²

51. 患有白化病的妇女和儿童面临相互交叉的多重歧视，并因此特别容易受到有害做法的侵害。最极端的后果之一是婴儿被杀害。据报告，父母将出生时患有白化病的婴儿视作“巫师”，担心他们带来厄运，因此将他们杀害。¹¹³ 有报告指出，部落首领和家庭成员杀害白化病患儿的行往往不会被报告，因为这些行为通常发生在家中，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儿童都是在家中出生，相对于举报犯罪的义务，这里的人们更看重对家庭的忠诚。¹¹⁴ 出生时没有被杀害的白化病患者往往会被送至传统疗法术士处，在那里接受各种形式的暴力驱魔，以期被“治愈”。¹¹⁵ 白化病患者及其母亲有时还会遭到谩骂和殴打、被患儿父亲等其他家庭成员抛弃，或被驱逐出社区。当向警方报告此类情况时，执法人员很少会将驱逐行为视作犯罪，或不把此类情况作为优先调查事项。¹¹⁶

52.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残疾儿童问题工作组认识到，在整个非洲地区，针对白化病儿童的仪式性杀害和残害等行为具有暴力性质，并且持续普遍存在。在这方面，该工作组呼吁缔约国采取跨部门办法应对白化病患者遭攻击的问题，让司法部门、移民和边境机构、卫生专业人员和教育部门参与进来，并确保为这些部门进行适当的能力建设。工作组还请各国修订或通过国家法律，将针对白化病儿童的歧视性和有害做法定为犯罪，并以仇恨罪起诉犯罪行为。¹¹⁷

¹¹²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1/AU-Plan-of-Action-EN.pdf>。

¹¹³ A/71/255, 第 30 至 32 段；A/HRC/34/59, 第 37 段。

¹¹⁴ 同沐阳光基金，“Children with albinism in Africa: murder mutilation and violence”, p. 31。

¹¹⁵ A/HRC/34/59, 第 37 段。

¹¹⁶ A/HRC/43/42, 第 78 段。

¹¹⁷ 见关于白化病儿童状况的第 19/2022 号决议。

53.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缺乏保护患白化病的受害者以及起诉肇事者并将其定罪的措施表示关切。¹¹⁸ 各国义务将暴力侵害白化病患者的行为定为犯罪、进行调查，并起诉犯罪人。仅靠刑事定罪并不足以有效打击有害做法，还必须在法律层面加强对杀害和袭击白化病患者行为的应对，以起到威慑作用。各国需要澄清法律中涉及巫术和传统卫生做法的模糊之处，包括就此对传统疗法术士和“巫医”的执照进行有效监管以及明确禁止使用有害做法。对白化病患者的攻击也应被视为一种更严重的身体暴力犯罪形式，应施以更严厉的惩罚。¹¹⁹ 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指出，可以将仇恨犯罪也列为针对白化病患者的有害做法，并呼吁会员国将攻击白化病患者的行为定为仇恨犯罪并处以适当惩罚，包括将白化病作为一个应受保护、不得歧视的特征。¹²⁰

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54. 在专家磋商会议期间，与会者指出，巫术指控往往会导致受害者流离失所，他们担心遭受暴力、不相信政府有保护他们的能力或意愿，所以决定逃离自己的家庭、社区或国家。

55. 有报告指出，在世界多个国家，巫术指控是导致境内流离失所现象的原因之一。据报告，在难民营内和难民人口中也发生了许多这种指控，包括与此相关的攻击和纵火案件。¹²¹ 这种指控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旅行中、在难民营或难民所处的城市环境中、在遣返期间或重新安置后。¹²² 发生在收容社区以及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之间的巫术指控可能破坏融入或重返社会的进程，并影响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¹²³

56. 欧洲联盟的欧洲共同庇护制度框架也考虑到了巫术指控。在一些国家，长期的冲突、当局的缺位和人们加剧的不安全感都可能引发巫术指控。¹²⁴ 有报告指出，被控施行巫术的个人可能遭受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相当于迫害(例如杀害、身体暴力或性暴力)。在个体评估过程中，应考虑几种会导致潜在风险的情况，包括原籍地、性别、年龄(儿童和老年妇女一般面临较高风险)、当地社区的相关事件(例如儿童的死亡或流产等)、明显的残疾状况、“不寻常”的行为或特征(例如是间性者等)、家庭状况(例如是丧偶妇女或孤儿)，以及患有不孕症。¹²⁵

¹¹⁸ 例如见 [CRPD/C/KEN/CO/1](#)，第 19 和 20 段。

¹¹⁹ [A/HRC/28/75](#)，第 63 段。

¹²⁰ [A/HRC/49/56](#)，第 81 和 83(d)段。

¹²¹ Gary Foxcroft,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 protection concern for UNHCR and the wider humanitarian community?” (April 2009), sect. 6.1.

¹²² Jill Schnoebelen, “Witchcraft allegations, refugee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p. 3.

¹²³ 见 Ana Dols García, “Armed groups, IHL and the invisible world: how spiritual beliefs shape warfare”, 《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915 期(2022 年 1 月)。

¹²⁴ https://www.ecoi.net/en/file/local/2063478/2021_10_Q37_EASO_COI_Query_Response_Sorcery_DRC.pdf, p. 3, and <https://trafig.eu/output/working-papers/trafig-working-paper-no-4>, p. 30.

¹²⁵ 见 https://eua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Country_Guidance_Nigeria_2021.pdf.

57. 一些报告强调，受害者寻求庇护的理由除了直接被控施行巫术外，还包括由于与被视为“巫师”的父母存在家人关系而受到牵连。¹²⁶ 例如，一位“有充分理由担心受到迫害”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国民在南非获得了难民身份。申请人指出，他的母亲被控施行巫术后被杀害，他担心会因母子关系受到牵连。南非高等法院指出，巫术指控会对受指控的人造成极大骚扰，在更严重的情况下会造成伤害和死亡。法院指出，被控施行巫术的个人必然有充分理由担心会遭受出于信仰的迫害行为。法院指出，申请人若返回本国，会因面临多种风险而遭受折磨，这似乎是错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¹²⁷

被贩卖者

58. 被控施行巫术的妇女和儿童往往会离开自己的社区，流离失所的他们没有太多生路，很更容易被贩卖。¹²⁸ 有人在专家磋商会议期间回顾指出，贩运者有时会利用“伏都咒”（符咒）强迫妇女和女童接受性剥削。在诅咒仪式中，通常会收集妇女的指甲、血液和(或)阴毛等，妇女被要求发誓会偿还债务，以及不向警察报告或透露贩运者的身份。受害者非常害怕违背誓言，以至于不敢寻求帮助或与执法部门合作。在这方面，有报告指出，确保获得社区和宗教领袖的支持对实现有效预防，包括根除与贩运活动有关的“发誓保密”仪式至关重要。¹²⁹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

59. 在一些国家，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因被认为遭魔鬼附身或被当作“巫师”而受到有害做法的侵害。¹³⁰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间性儿童除其他外，也容易受到与此类指控有关的虐待。¹³¹ 据报告，许多宗教机构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反常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同性恋是一种巫术的观念。¹³²

三. 结论和建议

60. 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所导致的侵犯和践踏人权和行为以及污名化主要针对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白化病患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被贩卖者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¹²⁶ Gary Foxcroft,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 protection concern for UNHCR and the wider humanitarian community?”, sect. 6.2.

¹²⁷ 见 *Katabana v. Chairpers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for Refugee Affairs and others*.

¹²⁸ Gary Foxcroft,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 protection concern for UNHCR and the wider humanitarian community?”, sect. 6.6.

¹²⁹ A/HRC/41/46/Add.1, 第 71 段。

¹³⁰ 见 <https://www.hrw.org/report/2020/10/07/every-day-i-live-fear/violence-and-discrimination-against-lgbt-people-el-salvador> 和 https://www.theadvocatesforhumanrights.org/Res/cameroon_lgbt_cat_loipr_tahr_ac_160620%202.pdf, para. 42.

¹³¹ <https://www.met.police.uk/advice/advice-and-information/caa/child-abuse/faith-based-abuse/>.

¹³² 东非性健康及权利倡议, “Landscape analysis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f lesbians,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intersex people and sex worker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2017), p. 31, 以及 Redress, *Unequal Justice Accountability for Torture against LGBTIQ+ Persons in Africa* (2022), p. 63.

者和间性者。妇女，包括老年妇女、丧偶妇女、残疾妇女和白化病患儿的母亲受到的影响尤甚。基于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特征、残疾、宗教和族裔的多重歧视相互交叉，令威胁的严重程度倍增。

61. 围绕这一现象的神秘感和根深蒂固的保密性导致对这类事件的报告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更全面地收集数据，强化对这一现象，包括其普遍性的认识，以防止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除本研究报告外，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审查各级的应对措施，包括政策和法律措施，并确定预防和保护方面有潜力的做法。

62. 研究存在哪些妨碍国家和地方当局应对涉及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事件的行为障碍，并确定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办法，也将有所帮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必须就这一问题在各个层面系统地采用全面和一致的人权方法并予以加强，将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切实参与列为优先事项，以确保任何预防行动都是有效的，并确保他们得到保护。

63. 仅靠颁布立法并不足以有效打击有害做法。立法工作需要辅以其他措施，如系统地提高民众的认识；为地方当局、安全部队、司法机构成员和民间社会行为方开展关于防止和应对巫术指控、巫术牵连以及仪式攻击方面的有害做法的能力建设举措；为面临风险的个人和受害者提供保护机制，包括救助和重新安置相关人员的紧急程序；针对促进各部门和决策过程中性别平等的方案以及减贫方案进行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投资。

64. 对于就防止和应对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的措施开展有意义的讨论而言，有效增强妇女和女童等各类边缘群体的权能是一个重要步骤。受害者和幸存者充分、平等和切实地参与各层面的社会对话和决策进程，是实现变革的根本。确保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以及信仰行为体的切实参与、让他们能够推进提高认识的举措并从中受益也至关重要。对当地情况的关注也非常重要。

65. 人权高专办在回顾人权条约机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所提建议的基础上，建议各国采取以下行动：

(a) 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框架，并重点关注防止巫术指控、巫术牵连以及仪式攻击方面的有害做法所致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污名化。为确保相关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应进一步研究政策和法律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包括从仇恨犯罪对策、预防工作、保护措施和应急服务中吸取经验教训；¹³³

(b) 处理并及时调查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所致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情况，起诉并适当惩处有关犯罪者，并提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在这方面的能力；

(c) 收集和公布资料，包括最新的分类数据，以及研究有哪些行为障碍妨碍执法人员履行及时调查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的义务，并确定试点干预措施的关键切入点；

¹³³ 经修订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82 至 87 段。

(d) 审查和更新相关的庇护政策指导意见，包括国别指导意见，以纳入所有更容易发生巫术指控、巫术牵连以及仪式攻击方面的有害做法的国家，这些有害做法和攻击可能会危及弱势群体的生命和安全，迫使他们逃离本国以寻求庇护；

(e) 确保国家当局以及所有人权机制有效处理巫术指控和巫术牵连方面的有害做法所致的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情况；

(f) 进一步研究预防和应对措施，包括评估在冲突、社区间敌对、政治和经济不稳定、选举、自然灾害、环境退化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各种背景下的风险；

(g) 确保当局确定、记录并推广有潜力的做法，用于打击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所致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

(h) 面向男子和妇女、社区和村庄首领以及宗教领袖，系统性地开展提高认识的活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开展此类活动，以解决导致与巫术指控和仪式攻击有关的有害做法以及污名化的根本原因。
